

福

福

贴年画

■张泽峰

过年贴年画是中国人民的传统年俗。饱含浓浓的年味。对于中国人来讲,年画不只是一幅画那么简单,它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人对美好未来的向往,对幸福生活的渴望。

小时候我最盼望过年,过年意味着有新衣服穿,有美食佳肴吃,更有向往已久的压岁钱拿,尤其有意思的是贴年画。

对于老百姓来讲,贴年画是一件非常讲究的大事。那时,每当进了农历腊月,每家每户会先挑选一个好日子,将居室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到了腊月二十八这一天,大多数家庭就开始贴年画了。

每当父亲贴年画的时候,我都会始终围在父亲的身边,跑前跑后,不是为父亲端着浆糊,就是为父亲递上笤帚,其目的就是为了得到父亲的奖赏——获得刚刚换下来的旧年画。每次,我都小心翼翼地将它珍藏起来,等到开学时包书皮。那时候比较好的年画没有保留下来,现在回想起来心里总有些惋惜。



上世纪70年代初,我当时已经八九岁了。有一年春节前夕,父亲给了我两元钱,让我自己去赶集买几张年画。我戴上棉手套,骑上大铁驴(老式自行车),着急忙慌地奔向集市。到了集市以后,当我挑选好喜欢的年画付钱的时候,才想起,我来时把钱放到了棉手套里。我把棉手套里里外外翻了个遍也没有找到,我把父亲给买年画的两元钱给弄丢了。我赶紧回到家里,跟父亲说明了丢钱原因。父亲并没有过多地责怪我,而是又给了我两元钱,让我去集市重新买来年画。父亲说:“过年墙壁上可不能少了年画,没有年画的新年总感觉少点什么。”可见那时老百姓对年画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。

每到过年的时候,儿时贴过的年画都会像过电影一样历历在目。最早,我家贴过《沙家浜》《红灯记》《龙江颂》《智取威虎山》《海港》等剧照,还贴过一些工农兵的图画。后来年画的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演过《红楼梦》《追鱼》《野猪林》《孟丽君》《花木兰》等古装戏曲的演员照片都成了年画的内容。

我家的房屋经过一年的“洗礼”,墙壁大多发黄,显得灰暗,房屋的光线也不明亮,但过年时贴几张鲜艳夺目的年画,无异于多了一道温暖亮丽的风景线。

这种风俗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,随着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,家居装饰多样化,贴年画的风俗逐渐淡化了。虽然现在我已经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楼房,但贴年画的习俗一直没有抛弃。出差到天津,我一定会买上一套杨柳青年画,到了武强也会挑上几幅“年年有余”“福寿双至”“招财进宝”的年画。年画现在虽然与我们渐行渐远,但它在我童年过年的记忆里,却永远有一个属于它的神圣位置。

花香里的年味

■魏益君

父亲爱养花,每当看到自己精心侍弄的花儿在春节前迎春怒放,他的脸上就会洋溢着比鲜花还灿烂的笑容。

父亲退休后就回到乡下的老宅居住。老宅的空间很大,平常爱侍弄花草草的父亲更闲不住了,他利用天井里的空地搭建起一个花棚。每天,父亲手持花剪在花棚里修枝剪叶,浇水施肥。累了,就在院子里的梧桐树下,沏一壶花茶,悠闲地喝着。

其实,我们都不愿意父亲到乡下居住,因为我们兄弟姊妹几个都生活工作在城里,公私两忙,很难经常到乡下照顾他。可父亲说乡下是他的根,他喜欢乡下的生活。后来,我们便随了他,并尽可能地多到乡下看看父亲。

父亲特爱养杜鹃花,或许是因为杜鹃花迎春怒放,迎合着浓浓的年味吧。

每年进入腊月,父亲侍弄杜鹃时,嘴上还叨念:“开花吧,开花了,年味就浓了,亲情乡情也更浓了。”父亲叨念得没错,每年腊八过后,紧邻老家门前的乡村大舞台就热闹了。村里的文艺演出队几乎天天唱大戏,舞台的装点自然少不了鲜花。这时父亲培育的大盆鲜花就派上了用场,红彤彤的杜鹃映红了整个舞台。大红的鲜花、热闹的舞蹈、闹腾出红红火火的年味。父亲看着就脸膛微红,无限陶醉,特有成就感。

临近年关的时候,父亲打电话让我们几个回到乡下挑几盆杜鹃花,带回城里装点居室。那天,我和爱人来到乡下,刚把车停下,父亲就迎过来,笑呵呵地说:“今年的杜鹃花养得最好,你们挑几盆含苞待放的,带回城里不出一周,花儿就会陆续开了。”爱人听着,跑进花棚,可不,红彤彤一片,满室清香。

在爱人挑花的时候,父亲说:“走,随我给村里几个老伙计送几盆去!”

最年长的马爷爷看到父亲送来的鲜花,故意凑到花瓣上闻了闻,说:“闻到花香,就闻到年味了。”

看到这种亲和与友善,我方才明白父亲为什么愿意住在乡下了。

花开了,年味就真的浓了!



牛(篆刻) 杨润浩 刻

腊月的村庄

■魏青锋

腊月的村庄,朴素得就像一幅铅笔画,线条简约,色调仅灰白两种。

房顶是白色的,麦秸堆是白色的,蜿蜒曲折的小路是白色的,雪是大自然的画笔,尽情地把整个村庄都涂成白色,就连急匆匆的行人哈出的雾气都是白色的。一行行整齐的行道树,被刷上了御寒的白灰。落光了叶子的树干是灰色的,在树枝间跳跃的麻雀是灰色的,“呼的”一声又落到灰色的墙垛上,雾蒙蒙的天空是灰色的,那袅袅升腾的炊烟也是灰色的。

腊月的村庄,处处芳香四溢。

村口的土灶上已经架起了大铁锅,炉膛里的柴禾燃得正旺,火光映着一张张兴奋的脸,酒缸里飘出清冽的酒香,流入农人的心田。吹过村庄的寒风,也宛若有了醉态,一会儿摇摇树干,一会儿又捡起枯黄的树叶。

腊月的村庄,是忙忙碌碌的。

“忙腊月,闹正月,拖拖拉拉到二月”,进入了腊月,农人们的清闲时光就结束了,开始掸灰扫房子,等着在外打工的、上学的、工作的家人风尘仆仆赶回来过年。喂了猪的,还要选个晴好的日子,杀年猪。还要领着一家老小赶年集,添置新衣服,买米面油,买鞭炮烟花年画门神灶神。小年一过,日子就更加地紧凑了,磨豆腐、蒸馒头、炸麻花、洗澡理发、炖猪肉。到了除夕贴对联,一家子坐下来开始包饺子,准备吃团圆饭。

腊月的村庄,是喧闹的。

不是西家的姑娘赶着出嫁,就是东家的帅小伙着急把娇羞的新娘娶回家,到处一片欢歌笑语。终于挨到除夕,炮竹炸响,鸡鸣犬吠,笑声一片,祝福声一片,不断升腾的烟花照亮村庄的上空,也照亮着即将离去的腊月。

腊月的村庄,是记忆里浓浓的乡愁味。

新年

■陈赫

贴上金灿灿的福字

挂上红彤彤的灯笼

岁月的幕布

被流逝的时光轻轻放下

把划过的烟火当做流星

把饭桌上的团圆当做永恒

凛冬散尽

草木最先发出春天的声响

星河长明

童心最先敲响新年的钟声

仍有阳光满路,温暖如初

在爆竹声中,一岁又除